

齊魯韓三家詩雖皆失傳而唐人經義及類書所援引
唯韓獨多其內傳亦僅見一二若外傳固未亾也漢志
本六篇隋志則析而爲十非有所坱蓋也其得流傳至
今者豈非以文辭贍逸爲人所愛玩故哉顧傳本雖多
而譌脫亦往往相似吾友武進趙舍人億孫旣取數本
校之又取其與諸書相出入者參互考證擇其是者從
之其義得兩通則仍而不革慮其損真也又諸書所引
亦尙有出於此書之外者復爲之博綜以繫於後蓋自
有雕本以來至今日而譌者正脫者補閲者咸稱快焉
余亟慾思付梓公諸同好因綴數言於簡端夫詩有意

中之情亦有言外之旨讀詩者有因詩人之情而忽觸夫己之情亦有己之情本不同乎詩人之情而遠者忽近焉離者忽合焉詩無定形讀詩者亦無定解試觀公卿所贈答經傳所援引各有取義而不必盡符乎本旨則三百篇猶夫三千也外傳所稱亦曷有異哉善讀者融會而貫通之將孔子所謂告往知來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舉可於斯參觀焉爾中間或亦有里俗之言不盡歸典則者鑒別之明當自求之要其格言古訓之釐然有當者正多也然則此書蓋可以廢乎哉

乾隆五十五年端午日東里盧文弨序於龍城書院

校刻韓詩外傳序

內閣中書舍人趙懷玉謨

漢志韓詩內傳四卷外傳六卷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
卷隋志歷有內外傳內傳蓋以薛氏章句爲二十二卷
外傳析爲十卷今內傳已佚閒散引於諸書嘗欲仿朱
子之意寫爲一書卒卒苦未能就若外傳篇目合之隋
志則固居然足本也自明以來屢有鋟本惟虞山毛氏
較善而譌脫亦復不免旣取數本參校其別見諸子與
此相出入者亦疏證於下譌者正脫者補義得兩通者
竝列焉蕪學墨漏無以自信未敢示人也歲戊申餘姚

盧弓父先生來主吾郡講席洽聞舉遺日以表章周秦兩漢之書爲事丹黃讎勘一字弗苟過從之暇偶及是書先生出手定本見示嚴核博綜略無遺憾乃取向所參校者改竄而坱蓋之於是未敢自信者藉可質之於世矣閒嘗思之當漢之盛燕趙間好詩言詩者實由韓生毛公趙人其原未必不由韓氏鄭康成亦先通韓詩故注周禮禮記與箋詩頗異然則毛鄭固皆出於韓而人乃退韓而尊毛鄭隋唐之際韓詩尚存已無能傳之者厭故喜新數典忘祖蓋非一朝夕之故矣或曰是爲內傳言之之外傳則多雜說且不合經義子何好之深

也夫爲詩首忌固哉告往貴知來者三百之陳初無達
詰一隅之舉可以例餘徒案迹而議性情是猶閉瞼而
欲觀天地之大也班書言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
萬言後人顧訾其不合詩意何哉特是外之云者與內
固殊大醇小疵所在而有雖大理之號偶誤漢官阿谷
之辭或出後世要之觸類引伸不謬乎主文譎諫讀者
苟知決擇以歸勸懲謂之引詩證事可也卽謂之引事
明詩亦可也乾隆五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

韓詩外傳舊序

始余年少讀韓詩外傳疑其爲先秦時文字及授詩爲專門學聞有韓魯齊三家之詩遂求得之因考其說韓詩燕韓嬰所作故號韓詩魯詩浮丘伯傳之魯申培公故號魯詩齊詩齊轅固所傳故號齊詩或以國稱或以氏傳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而韓之傳又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詩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韓詩存而無傳者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韓

嬰傳詩之詳者遺說時見於他與毛說絕異茲固不暇論也然觀外傳雖非其解經之詳斷章取義要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況文辭清婉有先秦風學者安得不宗尙之海岱劉侯貞來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其君子節齋先生手鈔所藏諸書悉刊置郡庠期與四方之士共之顧其意與祕而不傳視爲己私者相去遠矣余聞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因號薛氏章句今侯父子以韓詩相傳蓋慕薛氏之風而興起千載下者非果有得於韓氏源委其能然乎余旣獲重閱一過故著其說如此尙當含余詩學侯詩也至正十五

年龍集乙未秋八月曲江錢惟善序

文之在世如風行水上變態無定惟載道者可貴也外此藝焉爾六經之文渾涵如天萬象森列不可尙已至孔孟繼六經而作其文廣大淵宏中間每取易詩書中之要語而推廣之闡幽微顯以盡其蘊則道從此出矣夫何韓嬰處乎漢孝文之世遭秦火絕學之餘迺能衍詩作傳命意布詞一倣孔孟之文凡諸詩言約旨遠者悉肆力極致上推天人之理下及萬物之情以盡其意文則嚴整簡古厲世範俗皆順於道宛然聖門家法豈漢世人物之所遽能邪然生在當時以詩名與魯申培

齊轅固二詩竝列於世亦嘗以易作傳授人今已不傳而其詩亦亡又因以慨歎天下之遺書於無窮也嗟乎韓生不見於經傳故世鮮聞今薛子汝修篤學嗜詩迺於先曾大父黃門公笥中得此書愛其文古而鋟諸梓以傳於世其用心不可嘉也乎濟南陳明撰

韓詩外傳漢志六卷隋唐志十卷

宋歐陽修曰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
漢志嬰書五十篇今但存其外傳非嬰傳詩之詳者而
其遺詩時見於他書與毛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去聖
既遠誦習各殊至於考風雅之正變以知王政之興衰
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晁公武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
篇其及於經蓋寡而其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
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稱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
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洪邁曰漢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

陳振孫曰外傳卷多於舊蓋多記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王應麟曰荀卿非十二子韓詩外傳引之止云十子而無子思孟子愚謂荀卿非子思孟子蓋其門人如韓非李斯之流託其師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爲正

明薛應旂曰韓嬰外傳雖未盡能以意逆志而變動不居猶有古之遺焉

王世貞曰韓詩外傳雜記夫子之繙言與諸春秋戰國之說大抵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以明詩故多浮泛不切牽合可笑之語蓋馳騁勝而說詩之旨微矣

董斯張曰世所傳韓詩外傳亦非全書文選李善注引外傳文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又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藝文類聚引外傳文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霰雪雲曰同雲又曰自上而下曰雨雪又曰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

不祥也太平御覽引外傳文云精氣歸於天肉歸於土膏歸於露髮歸於草佛典引外傳文云老筐爲葦老蒲爲葦今本皆無之

國朝四庫全書目錄云韓詩外傳雜引古事古語證以詩詞與經義不相比附所述多與周秦諸子相出入班固稱三家之詩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意或指此類歟

臧琳曰韓詩外傳隋唐志十卷今本同讀其書少次序又多雜見于呂覽淮南管荀大戴記說苑諸書考漢志本作六卷則今書非韓氏原編容或有後人分并且以

他書廁入者本傳稱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今讀其傳有曰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斯言也卽孟子性善之說也秦漢以來如毛公董生可爲見道之醇儒矣而性

善之說則俱未能言也愚謂孟子之後程朱以前知性
善者韓君一人而已故特爲表出之以就正于有道焉

江寧劉文
奎
楷鑄字

韓詩外傳卷第一

漢 燕人韓嬰著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橋本或作矯古通用今從毛本通津草堂本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列女辯通傳亦載之婦人作浣者下婦人俱作處女抽觴以俗本此下脫三百字從毛本補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